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生活素描

母亲的粽子

○鲁声娜

昨晚母亲来电话说,来拿粽子吧,刚煮出一锅了,多拿些,带些给丫头。于是今早就有粽子吃了。糯米拌以葡萄干与蜜枣碎,不加热就很好吃。糯米很糯,粽叶包裹的松紧度恰到好处,令糯米可以充分地舒展,入口软糯里带着些酸甜与叶的清香。恰是我爱与我久已期待的味道。

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裹粽子了,是母亲的小助手。那时粽叶不用买,河边芦苇多的是,拣合适的打些回来就是。裹粽子也不难,将煮过的粽叶用凉水滤清,统一修剪整齐。裹时,取两张错叠开再弯合成漏斗状,将浸软了的糯米填入,用粽叶顺形缠绕成饱满的三角,再另取一叶裹合加固使糯米无可漏之隙,最后,粽针猛地穿扎过粽身,将叶尾穿入针眼,两指捏住针尖迅速有力拉过,一个青郁又结实的粽子就成了。现在描述那时的手似乎都有些痒痒了。记得那时候有人裹出复杂的猪蹄形状的粽子,想学的,不知怎么没有学,抑或是没学成。那时候裹粽子,是应节令的一种仪式,也是一种游戏。

结婚以后却一直没有自己裹过粽子。主要是因为不需要自己动手吧,到时候母亲就会裹好。即便那时母亲还没住到城里来,也会提前裹好带来或送来。

母亲现在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,行动早就不似年轻时利落,不但愈加不肯出远门,平日也不怎么爱动弹。她有糖尿病不宜多吃粽子,父亲一向对这类吃食不怎么感兴趣,弟弟他们通常另有岳父母家供给,但每年端午将至,母亲仍要忙乎出几十只粽子来。她知道我爱吃,女婿也爱。母亲裹的粽子,不只是蜜枣的,红豆的、蚕豆米的、咸肉的等等她都有尝试,但我们更偏爱蜜枣这一口味。

母亲带了好些年的丫头早已经长大,而今也有了自己的小家,虽然常常连续好几个月不能见到,但她一直是惦记着的,时常念叨。而今生活条件好,粽子的味道、花式繁多,且随时随地都能买到,但是,母亲仍想捎给外孙女她亲手裹煮的粽子。她是用她的粽子,将自己的想念远远送达。

品尝过很多粽子,但是母亲的粽子,仍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味道。并且,须深知,人在中年,享受母亲亲手裹煮的粽子的味道,也是在享受人生之大幸福的味道。

漫画



力促 王琪 作

和谐之声

蒜薹丰收的日子

○刘建东

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、四根……只见蒜农一手横抓蒜薹苞,一手竖抓蒜薹茎,弓腰抬臂,轻轻向上一提,伴随着清脆的裂帛声,拔起一根根蒜薹,茎长达60厘米,茎粗近1厘米,上青下白,圆润嫩滑,断裂处渗着晶莹的蒜汁,清香浮动。射阳的蒜农们喜上眉梢,又是一个蒜薹丰收年。

射阳县大蒜种植有六十多年的历史,起源于八丈河沿岸,由启海人率先引进试种,因当地良好的水质、气候和土壤条件,大蒜生产得到良好发展,逐步由临海镇辐射到千秋、鲍墩、滨海五汛等周边乡镇。射阳蒜薹于1996年注册为“青龙”牌蒜薹,具有“粗细均匀、色泽碧绿、入口无渣、无病斑、耐贮藏”等特点,久负盛名。目前有大蒜保鲜加工企业60多家,初步形成保鲜、腌制、脱水、制油、速冻、冷藏等产业化生产规模,产品畅销国内外。

今年4月上旬,蒜薹才露尖尖角,中旬的一场绵绵春雨,蒜薹噌噌地长,昂首向天,亭亭玉立,微风中纤腰摇曳,婀娜多

姿。蒜农言:蒜尖笔直时,蒜薹尚嫩,正处于成长发育期。待到蒜尖打弯成45度角时,便到了成熟期,是蒜薹抽拔的最佳时机。约一周后,蒜薹打弯成圈,便老了,粗纤维较多,入口不爽脆。4月底,蒜薹开始进入成熟期,眉眼弯弯,青翠欲滴,腰肢轻摆,长发飘飘,让人联想到时下流行语:待我长发及腰,少年娶我可好?待你青丝绾正,铺十里红妆可愿?

转眼进入5月,正是射阳县临海镇大蒜生产得到良好发展,逐步由临海镇辐射到千秋、鲍墩、滨海五汛等周边乡镇。射阳蒜薹于1996年注册为“青龙”牌蒜薹,具有“粗细均匀、色泽碧绿、入口无渣、无病斑、耐贮藏”等特点,久负盛名。目前有大蒜保鲜加工企业60多家,初步形成保鲜、腌制、脱水、制油、速冻、冷藏等产业化生产规模,产品畅销国内外。

大家有组织、有分工,妇女手巧,负责抽拔,男同志体力好,负责搬运。妇女眼疾

手快,低头弯腰,抬臂用力,动作麻利,抽拔好一把蒜薹,回手取出绳线绑扎,潇洒地往田边一掷。男的抱起一捆捆蒜薹,奔波在田间沟头,将蒜薹搬到运输车上,车辆装满后,立即运送到蒜薹保鲜库或路边收购点交易,大家都知道:卖得早,品相好,会有个好价钱。

今年的蒜薹抽拔交易期,自5月1日起,前后约十天,这段时间的临海镇格外热闹。每天早上天还没亮,周边五汛、千秋、鲍墩等乡镇的农民,或开电动三轮车或开电瓶车,成群结队地聚集到镇区花园十字路口附近等候雇用,一时间人声鼎沸。

这段时间,临海镇到处是收购蒜薹的冷库仓库,路边是收购蒜薹的摊点,路上是收购蒜薹的流动车辆,他们用高音喇叭不停地吆喝着,一台磅秤、一张桌椅,现场办公,现金当面结清。见到有拖蒜薹的大车、小车、电瓶车路过时,立即上前搭讪,报价议价,双方满意便成交,

不满意则另找下家。有的收购商还打出情感牌,走家串户,利用亲友关系收购蒜薹,一声甜甜的“二大爷”“三老太”,聊天叙事,笑容可掬,蒜农碍于面子,谈笑之间,成交过磅。

我们一行工程巡查,途经蒜薹交易闹市口,同事伯勤、林龙劝我去看热闹、拍拍照,体验生活。下车细看,有数百人围着七八个收购摊点,旁边的大车、小车、电瓶车装满了蒜薹,停了一片,蒜农也不急于出货,在收购摊点之间询价比较。蒜农更愿意找外地客商询价,价格稍高一些,买卖双方在讨价还价中成交。本地商家也不甘示弱,跟着涨价,本地与外地商家之间也在斗智斗勇,都在维护自身的利益。这是个卖方市场,往往还是卖方说了算,确实很有趣。

行走在乡间,看着赤橙黄绿的农田,看着农民对土地的深深热爱,想着农产品端上天南海北的餐桌,想着农民对社会的贡献,乐趣多多。

对我们盐城人来说,月季花是最常见的花卉了,月季又有月月红、长春花、四季花、胜春等别称。

上海松江的辰山植物园内栽种着一千多种月季,占地四万多平方米,待到开放之时,只见群芳吐艳,蔚为壮观;北京大兴世界月季主题园的规模更大,全国以月季为主题,从门口巨大的月季形象装饰物,到月季博物馆的建筑造型,无不是全方位地利用了月季元素,特别是主题园内高大的月季图案造型墙,不仅形似,而且神似,高大伟岸,独树一帜,观者无不击掌赞叹。月季主题园内陈列着世界著名月季种植地的珍稀月季品种,把月季的尊贵和美丽显示到了极致,游客只需到此地便可饱览国内外名品月季的风貌与它们的精气神。除此之外,月季主题公园的工作人员还会告诉你,到了北京,天坛公园、陶然亭公园、北京植物园等,也是观赏月季的好去处。河南南阳也是著名的月季观赏地,其月季产业做得风生水起。

月季的气质和品格甚是高洁,它不计条件、不畏风霜雨雪,只求燃烧自身以造福人类。宋人宋祁称月季为“此花冠时序”,即月季不受时序限制,四季竞放;同是宋人的徐积,在《长春花》一诗里说得更具体:一从春色入花来,便把春阳不放回。雪圃未容梅独占,霜篱初约菊同开。长生洞里神仙种,万岁楼前锦绣堆。过尽白驹都不管,绿杨红杏自相催。

可贵的是,月季来到这世上,不仅供人玩赏、美化环境,还把花、茎、根等奉献出来制成香料与药品,这些香料与药品有活血调经、消肿解毒、美容嫩肤之功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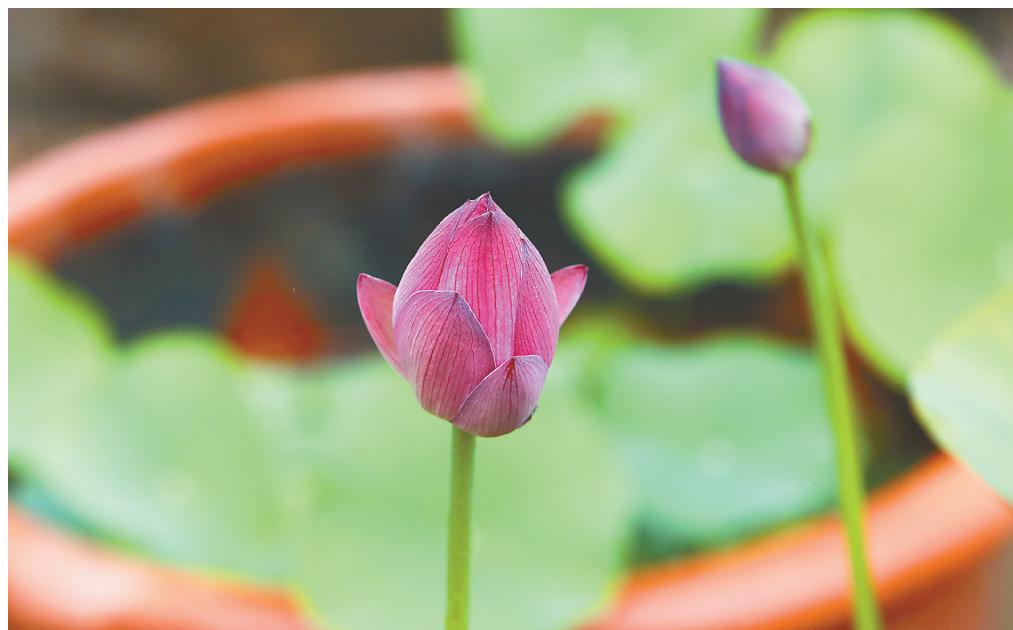
月季还有两个近亲,那就是玫瑰与蔷薇。它们之间一脉相连,同属蔷薇科。但无论是月季还是玫瑰,身上都长着密集的尖刺,很难近身采摘。古人早已洞穿月季以刺护身的行为,规劝人们尊重月季的自爱,不要采摘它,伤害它。宋人舒岳祥的《和正仲月季花》云:“莫嫌绿刺伤人手,自有妍姿劝客杯。不拟折来轻落去,坐看颜色总尘埃。”

月季

○王学言

○李志勇

○张少森



夏日荷韵

杭兴微绘

心有余香

平凡人生

进步人生

○王学言

高作镇长北淮。父亲在乡贤王风袍的介绍下,又当起私塾教师。那是1940年底,有大批地下党在高作一带活动,父亲把这个情况悄悄告诉祖母,祖母听后沉思片刻说:“儿啊,我们受尽苦难,如果能有人帮我们穷人打鬼子,再不受土匪坏人欺负,你就积极支持,这也使我们穷人有立足之地。”

父亲在从教之余,得到了进步人士的思想熏陶,作为“文化人”,地下党组织经常循循善诱讲述帮助穷人打鬼子的故事。父亲每每听到这些令人热血沸腾的讲述,总是充满急切的期盼。从此,他投身抗日,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教师,一边教书育人,一边搞抗日宣传。他与本镇的唐广来、高登元、蒋国文、王荫等人带领学生组建儿童团,为1941年9月新成立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站岗放哨,协助县委交通站送情报,张贴抗日宣传标语,使全乡宣传抗日的热情高涨。1942年,在父亲等

人的发动下,高作成立了全县第一个青年抗日服务团,开展抗日救亡宣传。1943年深秋,日本鬼子在盐阜地区作垂死挣扎。一天,父亲正在沈王庄学校上课,突然有人报信,日本鬼子下乡扫荡来了。父亲立即带领学生紧急转移,可学生年幼,行动迟缓,转移已经来不及了,为了保证学生安全,父亲急中生智,决定把学生送到哑巴桥河东的水稻田里藏身。没有过河的渡船,他只得用澡桶一个一个地将学生送到对岸,每次自己游泳推着澡桶过河。孩子们躲在稻田里幸免于难,而父亲被冻得嘴唇发紫,两腿发软,差点沉入水底被水淹死。父亲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心有余悸。

父亲作为一名党员,一辈子求进步,为教书育人奉献一生。民主政府成立后,父亲第一个积极响应,将私塾改为公办学校,成为倡导公办小学的带头人。

社场

时便悄无声息地上到了堆顶,我们当时都怀疑他有轻功,因为明明见他刚刚还在牛棚里铡草,一眨眼他就到了堆顶。见他上去,刚刚还哄笑吵闹的男人们又忙碌起来,一个挨着一个用力把大团麦秸用叉子顶上去,草堆随之越来越高、越来越圆,直至他所收获的则带上战利品喜滋滋地溜回家。晚上大人们放工到家,即便看到桌上多出来的河鲜,知道又是调皮的孩子下了河,脾气大的多是狠狠瞪两眼,脾气好的则叮咛几句玩水安全,然后一切便在“吧唧吧唧”的咀嚼声里烟消云散。

社场上最忙碌的光景是在夏日午后,热辣辣的太阳高照头顶,社场四周柳树上的知了也怕热似的停止长鸣,间或的短音也变得那样沙哑。老牛们或静卧在槽间慢条斯理地反刍,或浸泡在场边不深的泥水塘里,用尾巴不时拍打一下叮咬的牛虻。对于暑期中的孩子们,这么热的天气却是快乐的开始,大人们劳累到中午难得找个小树荫休息会,也就无暇顾及他们。偷得这片刻的无拘无束,孩子们以大带小、姐走妹跟、哥跑弟随,来到社场旁小河边,捡螺蛳、捕鱼捉虾、翻菱芡。胆子大的孩子爬到临河的歪脖子树上,“啪”一声从高处跃入河中,溅起一大片高高的水花,引得刚学

往事如烟

社场

社场,即通常所说的“打谷场”,是大集体时代的产物。当时的农民叫“社员”,因而习惯性称集体的脱谷晒扬、保管饲养、分草分粮的场地叫“社场”。那时土地上的一切收成都归集体,再按照各家的劳动力及出工挣得的工分进行分配,所分得的粮食经常填不饱肚子。然而,这并不妨碍孩子们将社场当作割草归来、散学之后的“乐园”。

社场的位置大都选择一个离村子不远的较大空地,两面或者三面有小河阻隔,成为天然的防护屏障,便于照看和管理。

记忆中印象最深的,是社场上那一座座高高耸起的麦秸堆,从夏收垒起经过秋雨冬霜,直到春天才渐渐矮下去,有的甚至可接上新的麦秸。那是耕牛的口粮及牛棚大灶里所用的燃料。每当麦收季节,队里的男女老少齐聚社场,妇女们忙着摊晒和簸箕,男人们则把满场零零散散的麦秸一叉接一叉往一处堆。堆到一人多高后,便是考验男人们手上农活功夫时,因为需得有人爬到顶上接住下面抛来的麦秸秆,再摆布均匀用脚踩实,放不好草堆会塌掉,还得重来。站在上面的人,必引得大伙一番善意的嘲讽或玩笑。记忆中这时候大多是社场上的李姓孤寡老人在草堆得差不多高

馒头的最佳燃料,既熬火又耐烧,在那什么都紧缺的年月还是比较金贵的,一般人家平时舍不得烧。剥稻头粒“比赛”时间大都安排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午夜,当一轮圆月刚刚高过头顶,带锥拿刨、提篮筐的社员们一家接一家顺着门前的小路聚到社场,性急的人干脆吃过晚饭便跑到那聊起家长里短,等着队长的一声令下。母亲往往舍不得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熬夜,总是让我们在天黑时先上床休息,待那一轮明月高悬、月下的小路清晰可见时才将我们叫醒,急急地塞给我们当宵夜和早饭的饼子,那是给我们当宵夜和早饭的。在我们赶过去后社场上已是人头攒动、热火朝天。就这么在明月下一直干到东方发白、天色大亮,太阳晒得人有点发困,才叫停。等大人们装好稻头芯,肩挑车推往家走时,才会想起还有那些放在草堆里睡觉的小孩子。

社场的衰落是从分田到户开始的,当每家每户将收成运到屋前自留田做的场地脱粒、晒晒时,社场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在搁置了一段时间后,随着新一轮土地分配,社场被复垦成了新的农田。